

野心家呂后

上海人民出版社

野心家吕后

黄霖 编写

上海人民出版社

野心家吕后

黄霖 编写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25 字数 37,000

1977年7月第1版 1977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171·251 定价: 0.16 元

目 录

引言·····	1
(一) 野心勃勃, 阴谋篡权·····	8
(二) 阴谋得逞, 凶相毕露·····	20
(三) 临朝称制, 大搞倒退·····	27
(四) 下场可耻, 遗臭万年·····	38
附录: 吕后篡权叛国资料辑注·····	46

引 言

一九七六年,在我党历史上,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大搏斗,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举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是一伙极右派,他们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为了达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他们穷凶极恶,千方百计,把黑手伸到了各个角落。打着评法批儒旗号,狂热吹捧篡权窃国的野心家吕后,就是他们阴谋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的一个重要环节。

二千年前的吕后,为什么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今天被“四人帮”特别看中?这是因为他们之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吕后的那顶金饰凤冠,叛徒江青早就馋涎欲滴,吕后的一套鬼蜮伎俩,也被江青全盘继承。尽管她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和代表的阶级不同,但她们

勾结死党，剪除异己，对内阴谋分裂，对外屈膝投降，所作所为，却如出一辙。假如要说她们还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就是江妖之“青”，早已胜过吕后之“蓝”了。这就无怪乎江青得意洋洋地自我表白：“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很清楚，江青大肆吹捧吕后，就是妄图利用吕后这具僵尸来实现其朝思暮想的女皇梦。

江青一帮吹捧吕后是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高潮大致有两个。第一个高潮，是在一九七四年的下半年。当时，中央正准备召开四届人大，酝酿国家领导机关的人选。“四人帮”认为这是篡权的大好时机，急忙四出活动，八方点火。江青在这时显得特别活跃。她一反常态，东窜西跳，谈古说今，大露“峥嵘”，把一个个女后和女皇抬了出来，而其中对吕后则特别左一个“伟大”、“了不起”，右一个要“单独”“突出宣传”，涂上了重重的油彩。甚至出土了一个吕后的玉玺，也引得她惊喜若狂，自以为这是“很重要”的登基好兆头。她以为就可手捧着“组阁”的名单，身佩着吕后的玉玺，粉墨登场，南面称孤了。毛主席一眼识破了“四人帮”的阴谋，及时地粉碎了江青的女皇梦。“四人帮”见势不妙，马上夹起狐狸尾巴，声称“不要再提”吕后，实行“韬晦”之计。

待到毛主席病重和逝世前后，江青一伙认为篡党

夺权的良机又到，在加快整个反革命步伐的同时，又肆无忌惮地掀起了吹捧吕后的第二个高潮。这时，江青甚至公开叫嚣：“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女人也能当皇帝，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特别当“四人帮”在伪造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向党猖狂进攻之际，更是加紧炮制吹捧吕后的文章，要求吹嘘“刘邦死后，吕后如何按既定方针办的”，胡说“周勃是如何支持吕后的”，研究“那些对立面是怎么一个一个收拾掉的”，一时间群魔乱舞，杀机四伏。“四人帮”妄图就此一巴掌把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打下去，变无产阶级专政为江家的天下。事实很清楚，“四人帮”一再祭起吕后的亡灵，就是为了“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三页），是他们整个阴谋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野心就是一切虚伪和谎话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六四九页）江青一帮野心无限膨胀，百般美化吕后，就势必要走进捏造历史，篡改历史的死胡同。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扔到九霄云外，无耻地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大搞形而上学和实用主义，象当年胡适把历史当作十七八岁的姑娘任意打扮一样，给吕后套上“伟大的封建政治家”的外衣，戴上“第一个女法家”的桂冠，拼命把吕后艳装浓抹起来。不是吗？吕后明明“希见”刘邦，关系不密，没有多少年在一起共同生活，却硬

是要把她捧为“了解刘邦最深，追随刘邦最紧，与刘邦共同生活时间最长”。吕后明明在刘邦生前自成体系，阴谋篡权，却硬是她吹成“对高祖刘邦的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甚至胡扯什么关中在吕后领导下建设“成为支援前线的根据地”。吕后在篡权后，明明倒行逆施，祸国殃民，却硬是说“吕后时期，政治清明”，把她打扮成是除她之外“没有人能完成刘邦未竟事业的”“法家路线的继承者”。吕后明明是妒虐成性，党同伐异，搞乱天下的害人虫，却硬把她讲成是一个任人唯贤，“保证法家路线不中断”的大圣人，是一个“重新统一了天下”，安定百姓的救世主。如此等等，“四人帮”竭力把这个地主阶级的野心家打扮成推动历史发展的英雄，实际上就是想把江青这个现代的吕后捧上女皇的宝座。

可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觉察了“四人帮”的阴谋。早在粉碎林彪反党集团以后不久，他就提醒和勉励一些老同志要象周勃安定刘汉天下那样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言简意深地指明了当代吕后篡党夺权的危险。江青对此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曾公开对抗，猖狂表示要“吓退”周勃，并变本加厉地吹捧吕后，在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此，毛主席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对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作了战略部署。毛主席还特别语重心长地讲了

刘邦看出吕后想篡权的故事，并指出：“**江青有野心**”，“**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明确地告诫人们要警惕“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毛主席生前作出的人事安排，更是有效地预防了“四人帮”的反革命复辟。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了毛主席的遗志，率领亿万军民，奋起千钧棒，砸烂“四人帮”，恶贯满盈的江青一伙终于露出了“精生白骨”的原形。此时此际，我们把吕后这个被“四人帮”吹得天花乱坠的僵尸和江青这个叛徒，一起放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下，还其野心家、阴谋家的庐山真面目，就能更好地帮助我们领会毛主席定下的打烂“四人帮”的英明决策，更深地理解华主席、党中央打烂“四人帮”的历史功勋。革命导师马克思说得好：“**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八〇页）在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怒涛中，让江青一帮去抱着吕后的僵尸哭泣去吧！他们的历史命运，也必将同吕后及一切搞阴谋篡权的前辈一样，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凭借着人民群众的力量，统一了中国。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曾经指出：“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但秦朝短促，“二世而亡”。中经农民起义，楚汉相争，历史在曲折中不断前进，刘邦在斗争中重建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野心家吕后就生活在这样一个风雷激荡的时代。

公元前二四一年，吕后出生在山阳单父（音善斧 shàn fǔ，今山东单县）。父亲“吕公”（一说名文，字叔平），先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长子名泽，次子名释之，长女字长姁（音许 xǔ）。当吕后呱呱落地后，吕公把她取名为“雉（音志 zhì，即野鸡）”，字娥姁。

单父一带，原属鲁国，儒家腐朽的空气相当浓厚，吕后的青少年时代就在这里度过的。当秦始皇并吞六国，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地确立封建制度后不久，吕后的父亲就因“避仇”而离开家乡，亡命到沛县，成为县太爷座上的“重客”。

“吕公”其人，看来身份非同一般，因为他定居沛县后，当地的官吏豪强竟都来纳款求拜，而且“进不满千钱”的还只能“坐之堂下”，可见其气焰是何等之盛！此人又重迷信，“好相人”。吕雉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从小就笃信自己命中是个“天下贵人”，种下了狂妄野心的根子。她们父女两人，就依据这套“相面经”和投机术，拣来拣去，一直拣到吕雉年近三十时，才拣中了“泗水亭长”刘邦这个人。吕雉嫁给刘邦后不久，就生下了一女一男，女的史称鲁元公主，男的就是后来的汉惠帝刘盈。

吕雉三十二岁的那一年（公元前二〇九年），刘邦在沛地起兵反秦，转战两年，攻入关中，推翻了秦王朝。接着，就是五年艰苦的楚汉战争。在这期间，刘邦在外出生入死，浴血奋战，而吕后却一直闲居在家，无所作为。公元前二〇五年，她听说刘邦在彭城大败，就和阿公仓惶出逃，准备离家避风头。谁知半路上正巧碰到楚军，就被俘虏，作了二年又五个月的阶下之囚。待到后来楚汉以鸿沟为界议和时，才把她两人放回汉营。这时，离开项羽乌江自刎，刘邦定陶称帝，只有短短的三个月。

这就是吕后前半生的历史。

一、野心勃勃，阴谋篡权

刘邦定天下后，吕雉就当上了皇后。但这个一贯怀有野心的家伙并不以此为满足，她的胃口大得很，一天到晚梦想进一步窃国篡权。

吕后篡权的野心突出地表现在为刘盈争夺皇位继承权上。

本来，刘邦共有八个儿子。长子刘肥，是曹姬所生，被封为齐王。吕后生的刘盈是次子。其他各子，都比刘盈小，其中包括戚姬生的赵王刘如意，薄夫人生的代王刘恒等。根据封建社会中的“常道”，一般都由“嫡长子”继位，故早在刘邦被封为汉王后的第二年（公元前二〇五年），刘盈就被立为王太子。当时他年仅六岁，吕后正在项羽军营中当俘虏。公元前二〇二年刘邦称帝，吕后被尊为皇后，刘盈也当上了皇太子。这对于吕后说来，当然暗暗欢喜。在她的心目中，儿子将来的登基，就是自己篡权的最好阶梯。因此她整日价掐着指头，直指望刘盈能早日即位，自己也便可独揽大权。

然而刘邦的心情却与此相反。他在“天下匈匈，苦

战数岁，成败未可知”的局面下，日夜担心的是儿子刘盈将来是否能当个象样的皇帝，好不容易得来的天下是否会在下一代丧失？多年来，他越看越觉得“太子为人仁弱”，毫无雄才大略，越想越觉得刘盈“不类我”，将来很难坚持自己的政治路线，于是下决心要冲破“立嫡以长”的旧传统，废掉嫡子刘盈，另立一个在刘邦看来“类我”的、有希望巩固汉朝统治的赵王刘如意为太子，以保证政权牢牢地掌握在有能力的刘姓子孙手里。

刘邦之所以要废太子，还不仅在于太子本身的仁弱无能，更重要的是他看出了太子背后存在着危险的吕后及诸吕。吕后从西汉王朝建立后，就乘刘邦忙于镇压异姓王叛乱之机，抓紧积蓄力量。到刘邦的晚年，吕氏集团已有一批文武死党，气焰相当嚣张。为了防止将来吕后篡权，变刘家天下为吕家天下，就很有必要先废掉刘盈，用釜底抽薪的办法，给太子背后的吕后势力以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刘邦这一举，废的是太子，打的是吕后，这正如明代李贽所说的，刘邦“欲易太子，总因吕后”。

刘邦晚年“疾益甚，愈欲废太子”，这既然是对阴谋篡权的吕后的当头一棒，是同吕后和诸吕作斗争的一个严重步骤，就势必遭到吕后一帮的疯狂反对、百般干扰。他们要尽了种种卑鄙无耻的阴谋诡计，猖狂进行反扑，充分暴露了这一帮打着吕字记号的狐群狗党的

狼子野心。

吕氏集团当时公开的旗号就是四个字：“不易太子”。他们狂叫什么：“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震动。”妄图在“不易太子”的旗号下面，让吕后放手篡权，改朝换代。当时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紧紧地围着这个中心转的。

首先，吕后拼命鼓动党羽，制造舆论，猖狂地在刘邦面前“固争”，大唱对台戏。为了多拉一个人，多唱一台戏，他们是什么人都要拉，什么屈辱的事情都干得出来的。一天，御史大夫周昌到刘邦那里强争不能废太子。他讲不出任何象样的道理，又加上口吃，只是一味强辩：“臣不能言，然臣期期（口吃语）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对于这种拙劣的表演，刘邦只能付之一笑。而伏在隔墙窥测动静的吕后偷听到后，就顾不到自己堂堂皇后的身份，竟感激涕零地跪在这个臣子面前称谢不已，怂恿他继续再干。

在这样一批庭争“不易太子”的“公卿大臣”中，表现得最突出的莫过于“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今，以死争太子”。所谓叔孙太傅，就是当时身为太子太傅（辅导太子的官）的著名儒生叔孙通。此人熟读儒家经典，讲起来引经据典，摇头晃脑，似乎是凿凿有据，头头是道。他先从历史上拣出一两个例子，片面地加以引申一下。接着将太子的“仁孝”吹捧一番。然后，图穷匕首见，直

接教训刘邦说：“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音淡 dàn，通淡），其可背哉！”最后，他就大耍无赖，以死来要挟，说什么假如皇上定要废太子的话，“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真是猖狂之极！对此，刘邦只能“详（佯）许之”，而心底里更加厌恶，“犹欲易之”，根本不吃这一套，致使吕氏一党“固争莫能得”。

眼看着“庭争”不能奏效，“吕后恐，不知所为”，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这时，其党羽马上向她献策：一边要继续公开大吵大闹，一边要暗里耍些阴谋诡计，并具体指名叫既“善画计策”，又被“上信用”的张良想办法。

于是，吕后即请哥哥吕泽亲自去逼张良出主意。一见面，吕泽劈头就责问张良说：“你经常为皇上出谋画策，如今皇上想调换太子，你怎么能高枕而卧，无忧无虑！”

张良坦然回答说：“当初，皇上多次遇到困难和危急的时刻，总算很荣幸地用过我的计策。可现在天下安定，皇上根据自己所爱而调换太子，象这种家庭骨肉之间的事情，即使有一百多个象我这样的人去谏阻，也没有什么用处！”言下之意，“易太子”是无可非议的，他也不愿从中插手。

这一下可急坏了吕泽，他死乞白赖地拉着张良不放，硬逼他一定要“为我画计”。张良出于私心，不得不出了个鬼点子。这就是要吕后不惜巨资，“令太子为书，

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所谓“商山四皓”，并使他们“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这“商山四皓”就是“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的四个遗老：东园公唐宣明、夏黄公崔广、甬（音禄 lǔ）里先生周术和绮里季。长期以来，刘邦很想把他们招来见识见识，可就是招不来。现在，这四个家伙被吕后用张良的办法收买来后，作为太子的上宾，住在吕泽的家中，整天在密室中策划盘算，企图动摇刘邦“易太子”的决心。

在一次宴会上，刘邦突然看到太子身边有四个老头陪着，人人“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心里好生奇怪，一报四人姓名，更加有些吃惊，忙问：“我多次请你们出山，你们却老是逃避不奉诏，为什么现在愿意奉侍我的儿子呢？”

这四个家伙一面有恃无恐，放肆攻击刘邦说：“陛下喜欢骂人，鄙视儒士，我们不愿受辱，所以逃匿不愿来。”一面又厚着脸皮，无耻吹捧太子说：“现在太子仁孝，恭敬爱士，天下闻名，人人都愿意为他而死，所以我们乐意辅佐他。”

吕后和张良导演的这出鬼把戏，目的就在于制造刘盈得人心，有基础的假象，从根本上动摇刘邦“易太子”的决心。这出戏对刘邦刺激很深。宴会后，刘邦就召戚姬来指着刚离去的“商山四皓”的背影说：“我是一心想更易太子，但太子有这四人辅佐，羽翼已成，恐难

更动了！看来到我身后，吕后真的要当家作主，而你只能臣属于她了。”

这时，四壁悄静，只有戚夫人伏在地上唏嘘流涕的声音。刘邦痛苦地把她扶起来说：“别太伤心了，你为我起舞，我为你用家乡楚调歌一曲吧！”刘邦就忧伤地唱了一曲《鸿雁歌》：

鸿雁高飞，

一举千里。

羽翮已就，

横绝四海。

横绝四海，

当可奈何？

虽有缙缴（音增酌 zēng zhuó，射鸟的用具），

尚安所施！

低沉的调子伴随着呜咽的泣声，流露了刘邦觉察吕后的政治野心后感到难以对付的悲愤心情。但难更动，不等于不想更动，不等于刘邦就此罢休，“竟不易太子”。因为太子的“羽翼已成”，反过来也会使刘邦更加警觉和担心吕后篡权的危险性。刘邦深深知道，要废掉太子刘盈，铲平吕氏集团，一时间是有许多困难的。这困难除了吕氏一党已有相当势力之外，还由于赵王如意年幼力弱。当时，刘邦不能不想，假如真的废掉了刘盈后，其余七子中究竟由谁来替代？“如意类我”，这